

# 習近平政權下的中國穆斯林

司馬晉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學者

施奕如 譯

在共產黨統治下，中國境內各教派穆斯林族群的處境各不相同。其中分布最廣泛的是回族，相對其他穆斯林團體而言，回族的中國化程度較高，先前未曾遭受官方重創打壓（文化大革命除外），一直到近年才有所變化。而穆斯林人口群聚密度最高的是新疆，包含維吾爾族與哈薩克族，歷來皆不受中國漢族統治，遵守中國法律的意願也最低。

在中華民國時期，新疆名義上的統治者並無意讓新疆融入中國，樂見由傳統伊斯蘭教長伊曼來主導。約自 1950 年起，中國共產黨開始採取不同的策略。雖然新疆於 1955 年宣布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但其實自治區與其他中國省份幾乎沒有差別。確實，成立自治區讓更多人認知到此地文化與中國其他地區有所差異，然而也正因為如此，中共當局很快便開始採取各種措施消弭前述差異，其中一項長期措施便是讓這個存在已久的族群中國化。

很快地，中共政府開始讓大量漢人移居新疆，以促進當地的中國化程度。推動中國化的主要組織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規模之大，幾乎可說是「自成一個省份」，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通常不會涉入兵團的運作。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任務不僅是改變新疆的人口分布，更要挖掘當地的經濟潛力，最主要是透過開採「兩種金礦」：黑金（石油）、白金（棉花）。一段時間後，新疆的經濟輸出更為多元化，包含農產品（各式特產蔬菜水果）、工業產品（紙製品、水泥）以及一些礦物質萃取物。但是開採石油——此一經濟價值最高的能源，通常是由國營企業負責。目前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的新疆分公司，是全國最大的原油與天然氣生產供應商，但對於國際規範卻置若罔聞，包含（如國際人權兩公約中所述）各國須確保當地民族確實受益於開發天然財富

及資源的主要利益等規定。

此外，新疆穆斯林還必須忍受好幾位中國執政者的苛政統治，其一便是惡名昭彰的王震，他認為維吾爾人是作亂的少數民族，向黨主席毛澤東建言應要剿除維吾爾族。剿匪是傳統中國統治者的手段之一，例如清朝的乾隆皇帝對於新疆的政策，便是剿除當地的準噶爾民族，他於 1750 年代成功殲滅準噶爾部。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雖然毛澤東（相較於其他激進派的官員）對於各種少數民族改採較為謹慎的政策，但是他仍准許王震（毛澤東最信任的部屬之一）血腥鎮壓維吾爾族人。王震本人是否跟乾隆一樣使用「剿除」這個字眼，不得而知，但是他確實以剿除少數民族為長期政策方向。他曾說過：「老子殺得新疆 50 年出不了一個反革命」。可想而知，他主政的短短數年內並不順利，當時新疆的漢族人口仍不高，而他們是王震唯一的支持者。最終，王震於 1952 年被中共調離新疆，但是他依然高度參與新疆政治，而且仍舊是維吾爾族人心中的夢魘（新疆人嚇唬小孩時會說：再哭！王鬍子來了！），繼任者的統治手段僅稍微柔化，而且近年來對於民族問題的處理方式，越來越有王震的影子。

當政者解決新疆問題的手段之一，是將年輕的維吾爾人帶到內地接受四年的教育，讓他們的舉止言行都更為漢化，降低少數民族的色彩；簡言之，讓這些年輕人以普通話為主要溝通語言，並且去宗教化。但是，一份最新研究指出，雖然年輕維吾爾族人被強制離鄉背井，但並未如中共政府所預期的達成民族同化的目標。這些維吾爾年輕人畢業後，雖受到政府不斷催促儘早返鄉，但是大多數人並未返回新疆，而是留在內地運用所受的高等教育，想辦法進入伊斯蘭教的國際大都會。當然，仍有人畢業後選擇返鄉，但是他們卻被當地人孤立，這些年輕人當中，很少支持共產黨，甚至也沒有意願參與當地的發展。（Grose, 2019）

中國的穆斯林無論在何地接受教育，絕大多數都嚮往能到國外旅遊，而非前往中國東部地區。伊斯蘭教信徒負有宗教義務，每個穆斯林在一生中至少要設法到麥加聖城朝覲一次。但是任何中國公民若欲前往其他國家，還需要向政府申請出境許可，研讀中國民族主義、反分離主義，並耐心等候，因為許可證

的核發通常需要數年，而且從未有政治嫌疑犯獲得出境許可，而少數幸運的穆斯林成功獲得護照與出境許可證，出國時必須配戴 GPS 追蹤設備。

確實，中國公民出境旅遊都有所受限，而這一點以特別的方式對北新疆的哈薩克族人產生影響。十九世紀，因為中俄政治角力的緣故，哈薩克族人的家園一分為二，落腳在中國新疆的哈薩克人往往想造訪相鄰的哈薩克斯坦國。然而中共政府僅核發護照給政治思想正確可靠的人；獲准前往哈薩克斯坦的人，被告知只能宣揚國家的正面言論，並需指定一位擔保人。假設出境者在國外行為不妥，或是未在一個月內返回新疆，擔保人也要連帶受罰。許多新疆哈薩克人都希望能回歸成為哈薩克斯坦公民，但是中共政往往拒絕讓哈薩克人放棄中國國籍，因而困難重重。<sup>1</sup>

中共當局似乎難以控制對於新疆民族的敏感神經，不再將新疆分離主義視作微不足道的問題，而是認為整個維吾爾族都需要思想「改造」。而且他們認為，唯有透過激進手段，才能將維吾爾族與哈薩克族改造成富有愛國情操的中國人。

因此自 2011 年起，中共政府開始在新疆興建大型教育轉化培訓中心，實質上便是監獄，監禁對政治情勢不滿的人民，以每年兩座的速度興建，尤其 2017 年到 2018 年間，興建速度大幅提升，兩年間便完成 25 座再教育中心，每座建築的佔地相當廣，可推知監禁人數一定相當驚人，但實際數字無從得知。兩年間，這些再教育營區的興建面積總和達 260 公頃。不完整的證據顯示，每座再教育營中約有上萬位學員，在此接受官方所稱的「培訓」，但絕非出於善意，<sup>2</sup>基本上其實無異於勞動營。(Mendoza, 2019) 一份可靠的報導指出 (Radio Free Asia, 2019)，新疆疏勒的再教育營於短短七個月內 (2018 年 6 月到 12 月間) 死亡人數便達 150 人，該營區中，十六平方米的房間內關押了高達 20 人，據稱，女性拘押者還遭到性虐待。<sup>3</sup> 只有少數幸運者最後能重獲自

1 Assel Bolatkuzy, Қытайдан келген зейнеткерлер Қазақстанға аз қаржы әкеліп жатқан жоқ, Сайт материалын пайдалану үшін редакция келісімі керек және гиперсілтеме жасау міндетті, summarized in Xinjiang Studies Group, 27 September 2019, no. 2227.

2 See Haynes (2019). For oral histories related to Xinjiang's gulag, see Mauk (2019).

3 *Independent*, 22 October 2019.

由，但是相關報導指出，這些人離營後出現許多健康問題。(Rickleton, 2019; Bunin, 2019)而被視為思想無可救藥的拘押者，命運更為悲慘，會被從再教育營移送至真正的監獄（但他們是否能在這個過程中存活下來也有待商榷）。

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共產黨便持續展開反伊斯蘭教的行動，這也是前述種種現象的背景。2002 年左右，中共政府開始打壓三股勢力：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新疆確實發生過恐怖襲擊事件，最為人所知的是 2009 年 7 月 5 日發生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共有 180 人喪命，<sup>4</sup>其中多半是漢人。該次事件後，中共的反恐行動擴及所有維吾爾人，最近更演變成針對維吾爾族文化的全面攻擊。中共認為，宗教是受到有心人士扭曲，以滿足某些政治利益的結果；許多維吾爾族人被以「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Feng, 2019)等罪名定罪。其實，許多維吾爾族人並沒有宗教信仰，然而他們致力於保護深受官方打壓的維吾爾文化，尤其是文學以及語言（維吾爾文以阿拉伯字母書寫，跟中國的哈薩克文相同）；有時政府會要求商人除去商品上的阿拉伯字（甚至連中文「清真」二字也不得出現）。維吾爾族知識分子艾克熱木·亞爾買買提 (Ekram Armuhemmed) 因推行母語而遭受逮捕，他的妹妹表示：「我認為中國政府之所以逮捕他，是因為他致力保護維吾爾族語。」(Shepherd, 2019)

除了語言之外，維吾爾族文化的其他層面也頻頻遭受打壓。現在維吾爾族男性被禁止蓄鬍，女性在公共場合禁止佩戴頭巾，且強制每個人觀看官方電視台。其他限制包含：維吾爾族婚禮必須經由政府指派的人選主持，否則無效，生育的子女總數也有所限制。此外，一份尚未經證實的報告指出，丈夫若被監禁於再教育營，政府會派漢人男性進入他的家中，甚至強迫其妻子與漢人同床共眠（但針對床上相隔的距離有強制規定）(Ma, 2019)。據稱這是中國當局「結對認親」計劃的一部分，官方宣稱計畫旨在促進民族團結。(Hoonhout, 2019)

近來，一些政府單位公開助長漢人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如維吾爾

4 官方觀點請參見政府所發布的文章〈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真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約旦哈希姆王國大使館, 2009)。

的「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特別著力於社交媒體與行動通訊，（Perloth, Conger and Mozur, 2019）因而導致幾位重要的維吾爾族知識份子鋃鐺入獄，包含新疆大學教職員塔西甫拉提·特依拜、達吾提女士（Dobbs, 2019）、海爾布林·土赫提，以及北京民族大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其中土赫提獲得2019年「哈維爾人權獎」（Vaclav Havel Human Rights Prize）、「沙卡洛夫思想自由獎」（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

\* \* \* \* \*

一位駐美觀察家斷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為全世界最激進的反伊斯蘭意識形態與仇恨的輸出國。」（Ma, 2019）這句話不僅反映出新疆最近的情況，也反映出中國境內所有穆斯林的處境，以下依序陳述一些背景資訊供參考。

相較於新疆穆斯林，新疆以東的穆斯林族群與漢族的歷史關係截然不同。雖然伊斯蘭教派相當多，但是中共當局將之簡化為9種穆斯林族群，另外再加上維吾爾族（目前中國官方承認的民族總共有56個），穆斯林族群中以回族人數最多（也比維吾爾族多），可能每一個省份都會見到回族人的蹤影，特別集中於寧夏省與甘肅東南部。許久以來，回族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共當局大力打壓，回族人甚至可以舉辦熱鬧活動宣揚伊斯蘭教的文化價值，如1989年5月2日，大批回族人到北京遊行，抗議若干中國媒體扭曲回教文化。同樣的，2005年，在寧夏省的地區首府銀川市南方，新開設一座回族風情文化公園，展示許多伊斯蘭教文物（經政府審查許可），吸引相當多的遊客前往。

甘肅的臨夏回族自治州，又被稱為「中國小麥加」，當地政府過往對於回教徒的確較為寬容，相對自由，甚為人所知。2016年，當地還出版外國學者尹孟修的作品，<sup>5</sup> 尹孟修發現，在前十年間，伊斯蘭教與中國共產黨曾經和平共存，而且中國法律與伊斯蘭教律法曾經頗為相容，至少未曾出現無法化解的矛盾；當地到處可見伊斯蘭學校，教師通常是女性。這些回族人可能會想前往中東回教重地求學，但他們並不特別嚮往重新融入那裡的生活。

5 見 Erie (2016)。



在新疆以外地區的情勢，多半如上述一般相安無事；但是 2016 年起，習近平開始推動宗教中國化政策，尤其在 2018 年後力道加劇，全中國的穆斯林都深受其害。政府所針對的目標應為恐怖主義，但其實恐怖攻擊事件只有極為少數的維吾爾族人涉入，與其他教派無關。

這一切都從 2018 年 4 月開始。當時中國政府大幅統整行政部門，宗教工作改由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負責，而非原先的國家民族事務局。而統戰部的長期目標似乎為消除民族差異、用無神論取代宗教中的神，而且現在統戰部可獨立行動，不受中央政府限制。

中共政府對於回教徒的政策轉折，讓回族人相當不解；他們雖然自稱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後裔，但是並沒有分離主義的野心。然而，現今的情勢，不僅寧夏與甘肅等中西部省份受到影響，甚至連地處極東的河南省都可見到政府當局正大力抹除伊斯蘭教這個中東文化殘存的痕跡。誠如一位中共省委書記所言：「當前伊斯蘭教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複雜。」<sup>6</sup> 政府新的推行口號是反沙化、反阿化，所有伊斯蘭教學校都被關閉，所有中東風格的建築特色都必須改建為中國化特色。中國政府也許是害怕沙烏地阿拉伯的恐怖勢力，但是沙烏地阿拉伯伊斯蘭教的瓦哈比派在中國影響極小，而且在新疆以東毫無影響力。

即使事實如此，但是中共仍然將虔誠穆斯林貼上「宗教極端主義份子」的標籤。2018 年，中國政府宣布，臨夏回族自治州所有未成年人不許參與任何宗教活動。中國對宗教的偏執症大行其道，而且不只針對核心意識形態，更針對所有伊斯蘭教文化的裝飾標誌，尤其是清真寺。政府推行的「清真寺改造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在各省分展開，當然，受害最深是新疆地區；據悉，近年來新疆共有 30 個宗教場所遭到強行破壞。<sup>7</sup> 而伊斯蘭墓地對於穆斯林具有神聖的意義，屢屢遭到中共政府剷除改建；2014 年到 2019 年間，共有 45 個伊斯蘭墓地被夷為平地，一位維吾爾族流民<sup>8</sup> 說：「如果把墓地破壞了……就等同把那

6 語出甘肅省的林鐸，轉引自 Duanjiaping (2019)。

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June 2019,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6/08/razed-mosques-pervasive-surveillance-make-%20tense-ramadan-chinas-xinjiang/>

8 Nurgul Sawut, 現居澳洲，該談話引用於 *Daily Mail*, 4 November 2019.

塊土地上、跟那塊土地有連結的所有人挖出來。」

即使是新疆以東的地區，仍舊可見到層出不窮的反清真寺行為，近來在寧夏省韋州鎮發生的事尤其令人髮指。寧夏韋州清真大寺，外觀充滿現代中東風格，在沒有政府許可的情況下遭到拆除，原先該寺的建設旨在取代於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摧毀的中國式清真寺。2018年8月3日，這座清真寺門口出現一張告示，說明該寺將立刻受到「強制拆除」，遭到當地穆斯林強烈抗議，因而當地政府稍稍妥協，表示這座清真寺只會「進行改建以縮小規模」。但是後來發現，所謂的「改建」，包括去除八個穹頂，所以目前該寺外觀的中東風格淡化許多，穆斯林禱告的宣禮塔雖然仍在，但是屋頂已改為佛寺建築常見的風格。

無獨有偶，在甘肅省的段家坪，2013年甫落成一座清真寺，且經過政府核准興建，但目前官方搭起棚架遮蓋住宣禮塔與圓頂，以及伊斯蘭特有的星月標誌，（當地穆斯林認為）這儼然是對清真寺的褻瀆。<sup>9</sup> 政府當局將以中國化的裝飾取代之，如磚雕飛簷，而宣禮塔的高度也將降低，該寺以喇叭傳播古蘭經的音量也要調低。政府已經針對清真寺提出20種改建方式，以中國化建築特色取代原先的風格，或至少限縮原先的建築，「若非原先就存在於建築內的裝飾，一律禁止額外從國外輸入。」

若遭遇民眾強烈抗議，當局偶爾會妥協放寬改建的要求，但這僅是個例，政府通常都能稱心如意。自2018年起，政府規定所有清真寺應常年懸掛國旗，並張貼中國有關宗教的法條、以及社會主義與中國文化的宣傳內容，在講道時，教長「伊曼」（imam）必須將這些內容列入討論；不僅如此，宗教儀式的舉辦次數也必須減少，也往往禁止清真寺利用喇叭召集穆斯林做禮拜，共產黨員則被禁止參與任何禮拜。可想而知，伊斯蘭宗教集會的規模越來越小，而且參與禮拜的穆斯林人人自危，「我們當然很害怕成為下一個新疆，但是我們個人能改變什麼？只能年復一年逆來順受。」（Feng, 2019）也許他們的想法是，因為伊斯蘭教的歷史比共產主義長很多，未來存續的時間也很有可能比共產主義更長久。

9 *The Economist*, 28 September 2019, pp. 39-40.

\* \* \* \* \*

解讀中國的民族問題，不能無視其周邊因素，必須從較為廣泛的國家角度來全面思考。一位駐美觀察家認為：「面對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中共政府的處理方式，往往是把問題怪罪到『敵人』身上：國外、國內或是（在伊斯蘭問題上則是）混合的敵人。」<sup>10</sup> 因此，如果中國政府在解決經濟與文化矛盾問題上能有所進展，或許就會如從前一般不去突顯民族問題，不過當前情勢顯然並非如此。

近年來中國西部地區的樣貌不斷變遷，主因是新疆等地區興建大型水壩以及開發大型的新礦區，這也許有助改善當地人的生活水準，但是政治議題的主體向來並非經濟發展。新疆雖有些窮鄉僻壤，但是整體經濟表現在全中國尚屬中等，因此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對抗跟經濟無關，而與民族故鄉的靈魂及生態有關。在這場對峙中，中共政府看似是贏家，但是所付出的代價，卻是將失去傳統民族未來世世代代的民心。

## 參考文獻

- Grose, Timothy. 2019. *Negotiating Inseparability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Bolatkyzy, Assel Bolatkyzy. 2019. “Қытайдан келген зейнеткерлер Қазақстанға аз қаржы әкеліп жатқан жоқ, Сайт материалын пайдалану үшін редакция келісімі керек және гиперсілтеме жасау міндетті”, summarized in Xinjiang Studies Group, 27 September 2019, no. 2227.
- Haynes, Deborah. 2019. “Video Showing Hundreds of Shackled Blindfolded Prisoners in China is ‘Genuine’.” *Sky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sky.com/story/chinas-detention-of-uighurs-video-of-blindfolded-and-shackled-prisoners-authentic-11815401>. 22 September 2019.
- Mauk, Ben. 2019. “Weather Reports: Voices from Xinjiang.” *The Believer*, retrieve from <https://believermag.com/weather-reports-voices-from-xinjiang/>. 1 October 2019.
- Mendoza, Martha. 2019. “Chinese Company Making Costco Pajamas Flagged for Forced Labor.” *Associated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s://apnews.com/7d79c06344a245eea4bcc86759ad43d7>. 8 October, 2019.
- Radio Free Asia. 2019. “At Least 150 Detainees Have Died in One Xinjiang Internment Camp:

---

<sup>10</sup> 私人談話。



- Police Officer.” *Radio Free Asi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deaths-10292019181322.html>. 29 October 2019.
- Independent*, 22 October 2019.
- Rickleton, Chris. 2019. “Kazakhstan: After Xinjiang, the Long Road to Recovery.” *Eurasianet*, retrieved from <https://eurasianet.org/kazakhstan-after-xinjiang-the-long-road-to-recovery>. 11 September 2019.
- Bunin, Gene. 2019. “Medical Exams for Ex-detainees.” *Gofundme*, retrieve from <https://www.gofundme.com/f/medical-examinations-for-xinjiang-exdetainees>.
- Feng, Emily. 2019. “‘Illegal Superstition:’ China Jails Muslims for Practicing Islam, Relatives Say.” National Public Radio,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pr.org/2019/10/08/764153179/china-has-begun-moving-xinjiang-muslim-detainees-to-formal-prisons-relatives-say>. 8 October 2019.
- Shepherd, Christian Shepherd. 2019. “Fear and Oppression in Xinjiang: China’s Wars on Uighurs Culture.” *Financial Times*. 12 September 2019.
- Ma, Alexandra. 2019. “China is Reportedly Sending Men to Sleep in the Same Beds as Uighur Muslim Women While Their Husbands Are in Prison Camps.” *Business Insider*,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yahoo.com/china-reportedly-sending-men-sleep-120625885.html>. 4 November 2019.
- Hoonhout, Tobias. 2019. “Chinese Government Assigning Han Men to Live and Sleep with Uighur Women....” *National Review*, 4 November 2019
- Perlroth, Nicole, Kate Conger and Paul Mozur. 2019. “China Sharpens Hacking to Hound Its Minorities, Far and Wide.” *New York Times*, 22 October 2019.
- Dobbs, Aimee Dobbs. 2019.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Rahile Dawut, Professor of Uyghur Folklore, Detained in Xinjiang.”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Socie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entr Eurasia.org/2019/statement-dawut/?fbclid=IwAR1hwYpYxs3MnVrtKZHwxNw27YHh949Cp7f8JjWXNJ1rCQGXIzWgkYkfsHA>. 17 September 2019.
- Ma, Haiyun. 2019. “The Anti-Islamic Movement in China.” *Hudson Institute*,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5095-the-anti-islamic-movement-in-china>.
- Erie, Matthew S.. 2016. *China and Islam: The Prophet, the Party and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June 2019,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6/08/razed-mosques-pervasive-surveillance-make-%20tense-ramadan-chinas-xinjiang/>
- The Economist*, 28 September 2019, pp. 39-40.
- Feng, Emily. 2019. “‘Afraid We Will Become the Next Xinjiang:’ China’s Hui Muslims Face Crackdown.” National Public Radio,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pr.org/2019/09/26/763356996/afraid-we-will-become-the-next-xinjiang-chinas-hui-muslims->

face-crackdown. 26 September 2019.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約旦哈希姆王國大使館，2009。〈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真相〉。取自 <https://www.fmprc.gov.cn/ce/cejo/chn/dtxw/t573214.htm>。15 July 2009。